



王輝斌 著

孟浩然研究

甘肅人民出版社

孟浩然研究

王辉斌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浩然研究/王辉斌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6-02504-3

I.孟... II.王... III.孟浩然(689~740)-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374 号

孟浩然研究

王辉斌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随州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9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6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26-02504-3/K·431

定价:25.00 元

我与孟浩然研究(代前言)

这本《孟浩然研究》，是我计划中的“唐代诗人研究四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分别为《李白求是录》与《杜甫研究丛稿》，即将出版的第四部为已故著名唐宋文学专家程千帆先生题写书名的《唐诗人考索》。

我为什么会研究孟浩然呢？这得从我对李白的研究说起。在《李白求是录·后记》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我正式研究李白，大约始于1979年的秋天，5年后即1984年，我写出了一部约60万字的《李白交游传略》……先后受到了西北大学的安旗教授、郑州大学耿元瑞教授等的称道与首肯。但它终未能出版。”尽管耗去了我整整5年青春与精力的《李白交游传略》，至今仍待字闺中，但我在撰写这部书稿时，自然要与“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打交道，因为孟浩然是李白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游之一。我正式涉足孟浩然研究这一领地，是在1985年的10月前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则是《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但不久，我的研究即停了下来，原因是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毛丹先生，约请我写一本《唐代诗人咏湖北》的小册子。1986年5月，待该书稿竣工并送审后，我才又开始了中断数月的孟浩然研究。一年后，我的《孟浩然年谱》完稿。伴随着对《孟浩然年谱》的撰写，我还发表了《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该文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其后，该刊还先后全文转载了我的《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等文。

以上，是我研究孟浩然的第一个阶段的基本概况。在这一阶

段里,我对孟浩然的研究,重点是对其生平进行考察,同时兼及对其诗歌进行编年,因为这是系统研究一个作家所必须做的两项基础性工作。

孟浩然的生平,虽然没有王维、李白、杜甫等人那样复杂,但因现存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甚少,而致使诸多问题众说纷纭,中的者鲜,如入京的时次就是典型的一例。传统的说法,孟浩然一生只到过一次长安,那就是被两《唐书·孟浩然传》记载为“应进士”的开元十六年。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学术界则先后提出了开元十五年入京说,以及两次说、三次说、多次说等说法。针对这种情况,我在《孟浩然入京新考》中认为:孟浩然一生曾两次入长安,第一次为开元十一年冬,第二次为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秋,所谓的第三次即孟浩然开元二十二年前后入京说,纯属子虚乌有。这一结论,大约便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该文的原因之所在。但事隔十馀年后,当我在撰写《孟浩然研究》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时,却发现我所持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二次入长安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原因是孟集中有诗可证开元十九年的孟浩然乃在襄阳。针对这种情况,我便在《孟浩然研究》的第一章中,特立“三次入长安”一节予以纠正。

这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孟浩然生平研究确实是一道十分棘手的学术难题,如果忽视了它,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就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研究孟浩然的第二个阶段,是对《孟浩然研究》的撰写。此书动笔于2000年4月22日,至10月初曾因事一度暂停,今年3月中旬始恢复写作,于5月30日写完全稿。所用时间近一年。现摆在读者面前的这5章,在研究的对象上,实际上是由三大类构成的,即孟浩然的生平,孟浩然的诗歌与孟浩然研究争鸣。对于孟浩然的生平研究我在《孟浩然研究》中仍是以重点相待的,故于第一、二两章中,共用了整十节(两节《概说》除外)的篇幅进行考察,并基

本理清了孟浩然几次主要游踪的大致概况,以及他与张九龄、王维、李白等重要诗人的基本交游史实。并且认为,孟浩然平生并非只在张九龄的荆州幕府作过从事,而是于宋鼎的襄州幕府也曾供职一时。其它如认为孟浩然曾自秦入蜀等说的提出,均属独家之见。所有这些,对孟浩然其人的历史认识和《孟浩然评传》的撰写,应该都是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的。

本书的三、四两章,重点研究了孟浩然的诗歌。第三章以孟集的版本源流、孟诗的真伪、重要诗歌编年等问题为切入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人所未言的崭新观点与结论,如认为现存的宋蜀本《孟浩然诗集》系孟浩然所编集系统,孟集中的辛大、辛谔、辛大之鄂等均为辛之谔之讹,等等。第四章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分类与分体两个方面,分别对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交往赠答诗、怀思题咏诗,以及五古、五律、五排首次进行了综合观照,使孟诗表现在各方面的艺术成就得以更进一步的凸显,并突出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通过一组具体数字的比较,得出了孟浩然是中国文学史上大量创作近体诗的第一人的结论;立足于唐代科举应试的角度,揭示了孟浩然五言排律多“六韵八韵”的原因;以诗歌分类为切入点,对孟集中那些非山水田园诗的优秀之作,首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照,弥补了文学史之不足,等等。

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我在第五章中,针对部分孟浩然研究著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意见,旨在与作者和读者共勉。

此外,书后还附有《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孟浩然研究资料索引》、《孟浩然家居地考察记》三文,其中,《孟浩然家居地考察记》一文,重点介绍了对孟浩然“家居地”进行实地考察的经过及成果,并首次弄清楚了这一问题的真实面目,修正了若干旧说中的错误说法。

总而言之,我在第二阶段的孟浩然研究,时间虽然比较短暂,

但所涉内容却比较广泛,这主要是一则有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如《孟浩然年谱》等作基础,二则也与我在此前对李白与杜甫及其他数以十计的唐代诗人的研究不无关系。这是因为,孟浩然与李白、杜甫等诗人在某些方面是有其共通与关联之处的。而且,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孟浩然的五言律诗之于李白,李白对道教的崇奉之于杜甫,以及杜甫受孟浩然的影响而提出的“清词丽句”说(参见《杜甫研究丛稿·〈戏为六绝句〉新笺》)等,就都属于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本书作为我第二阶段研究孟浩然的一份成果,其目的主要是欲以我之学力,还一个符合于历史真实的孟浩然其人及其作于当代读者,仅此而已。

王辉斌

2001年6月13日

于襄阳古隆中求是斋

目 录

我与孟浩然研究(代前言)·····	(1)
第一章 孟浩然的行止 ·····	(1)
第一节 概说·····	(1)
第二节 三人长安·····	(5)
第三节 由秦入蜀·····	(15)
第四节 三游湖湘·····	(23)
第五节 越刺之旅·····	(32)
第六节 空滞洛阳·····	(42)
第二章 孟浩然的交游 ·····	(53)
第一节 概说·····	(53)
第二节 孟李过从·····	(57)
第三节 孟袁交往·····	(66)
第四节 孟卢之辨·····	(74)
第五节 忘形之交·····	(78)
第六节 交游补笺·····	(88)
第三章 孟浩然的作品(上) ·····	(98)
第一节 概说·····	(98)
第二节 版本源流·····	(101)
第三节 诗歌辨伪·····	(112)
第四节 诗题辨正·····	(119)

第五节 诗歌编年·····	(129)
第四章 孟浩然的作品(下)·····	(142)
第一节 概说·····	(142)
第二节 分类透视·····	(145)
第三节 五古论析·····	(162)
第四节 五律探骊·····	(174)
第五节 五排窥妙·····	(187)
第五章 孟浩然研究争鸣·····	(195)
第一节 概说·····	(195)
第二节 系年辨误·····	(197)
第三节 刘谱商榷·····	(208)
第四节 曹谱考辨·····	(220)
第五节 佟注志疑·····	(228)
附录一	
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	(241)
孟浩然家居地考察记·····	(256)
孟浩然研究资料索引·····	(258)
附录二	
从“知人”到“论世”的全过程探索	
——王辉斌教授的唐诗研究述评·····	沈小川(269)
多维格局的“求是”精神	
——评王辉斌教授《李白求是录》·····	张春义(281)
“杜诗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评王辉斌教授《杜甫研究丛稿》·····	龙建国(287)
王辉斌唐代文学研究成果评论索引·····	姬 墨(293)
后 记·····	(297)

第一章 孟浩然的行止

第一节 概 说

孟浩然是盛唐时期惟一获得李白与杜甫高度评价的一位著名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杜甫则谓：“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又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二人的评价，足以使孟浩然永垂后世，千古不朽。

孟浩然，或曰名浩，字浩然，以字行。生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唐襄州襄阳人。其家居之地，在今湖北省襄樊市襄城区庞公办事处观音阁村南约2公里处的钱营，是地背负凤凰山，面临汉水，左右开阔。孟浩然的青少年时期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前后，29岁的孟浩然首次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经汉水顺舟至江夏（今湖北武汉），然后溯长江而上抵岳州（今湖南岳阳），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湖湘之游。唐代的岳州，人文荟萃，更因著名文学家张说在这里当了几年刺史，而名噪一时。张说在任岳州刺史期间，曾多次在岳阳楼上举办“诗酒笔会”，颇具影响。孟浩然这次南游湖湘时，便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一次盛会，并当场写了一首《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张说此前曾为宰相）诗，希望能获得张说的荐举。张说在读了孟浩然的这首干谒之作后，对他的文学才干大加赞赏，于是，孟浩然始“有声于江楚间”（陶翰《送孟大入蜀序》）。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张说由岳州刺史迁荆州长史,孟浩然亦随之至荆州,并写《荆门上张丞相》一诗再次企求其汲引。之后,张说被召还京任兵部尚书,孟浩然亦取道“荆襄大道”还襄阳。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冬,孟浩然因至岭南寻访友人袁瓘,而再次游湖湘。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四月,张说在长安“正除中书令”,未久,荐孟浩然于唐玄宗(《唐诗纪事》卷二三)。是年冬,孟浩然在襄阳奉“命”首入长安,于途经洛阳临近“秦京道”时,因漫天大雪,而写了一首《赴命途中遇雪》的五律以纪其行。此次在长安期间,孟浩然先后写了《送袁太祝慰豫章》、《闻裴侍御拙自襄州司户除豫州司户因以投寄》、《都下送辛大》等诗,并“间游秘省”,与友人陶翰再会。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七月前后,孟浩然在长安因求仕无果,而由秦入蜀,陶翰闻之,写《送孟大入蜀序》一文以送。孟浩然此次的由秦入蜀,乃是取道今四川广汉而至“岷峨”即峨眉山,然后顺长江出峡,沿途写了《入峡寄弟》、《行出东山望汉川》等诗,之后在江夏逆汉水回襄阳。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春夏间,孟浩然自襄阳始程,首游越剡(今浙江绍兴、剡县一带),并于第二年(开元726年)在维扬(今江苏扬州、南京一带)与李白相识(詹瑛《李白诗文系年》)。这年秋天,孟浩然与李白在溧阳(今江苏溧阳)相别,旋南游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并经海路乘船至永嘉(今浙江温州),与在乐城任县尉的乡友张子容相晤,度岁于斯。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春,孟浩然在乐城与张子容告别还襄阳,在至会稽时,逢张子容任满还京,写《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诗以送。夏五月还襄阳。时襄州刺史为河南人独孤册,因雅慕孟浩然之名而与之结“忘形之交”,二人诗酒唱和多日,今孟集中的《同独孤使君东斋作》等诗,即写于斯年斯时。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的夏秋间,友人辛之諤自襄阳入京,孟浩然因事未能相送,乃写《送辛大不及》一诗以寄。未久,二人长安。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冬,孟浩然自京还襄阳,时王维正“闭门”于长安,闻之,赋《送孟六归襄阳》诗以送,孟浩然则以《留别王侍御》一诗作答。回襄阳后,又写《京还赠王维》以寄。此行途中,为大雪所阻,写《南阳北阻雪》一诗以纪其行。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友人萧诚“之荆州”,赋《岷山送萧员外之荆州》诗相送。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春至洛阳。时诗人储光羲亦在洛阳,写《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组诗,以干谒都官郎中吕向,并与孟浩然相识。孟读储诗后,写《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一诗。约是年底由洛阳入长安。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长安久雨成灾,孟浩然写《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寄言当路者。李白斯时亦在长安,暂寓于终南山麓的玉真公主别馆,因“苦雨”所致,而写《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二人此次长安应曾再会。未久,孟浩然出长安,东至洛阳,途中写《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诗,以寄时在长安任校书郎的诗人王昌龄。至洛阳后,即“自洛之越”,开始了第二次越剡之游。沿途经大梁(今河南开封)乘舟涉水南下,至会稽再游云门寺。约在第二年岁底前后返归襄阳。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春,与李白再会于襄阳。李白在襄阳上书时任襄州刺史的韩朝宗,望其荐引,无果,旋由襄阳至江夏。孟浩然因应山阴(今浙江绍兴)少府崔国辅之邀约,自襄阳始程三游越剡,至江夏,与李白相会于黄鹤楼,李白即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替其送行。约三月初,孟浩然抵山阴,但崔国辅斯时因“牧宰举”(《登科记考》卷八)正北上长安,二人未能晤面。孟浩然应约扑空,写《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江上寄山阴

崔国辅少府》二诗,以纪其事。未久即还。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秋,韩朝宗由襄州刺史贬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孟浩然写《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诗相送。十月,宋鼎代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并辟孟浩然为其襄府从事。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春三月前后,孟浩然写《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一诗。四月,宋鼎由襄州刺史改任沔州(今武汉市汉阳)刺史,五月“巡至荆州”,荐孟浩然于张九龄。张九龄本年四月以荐非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约五月到任,寻辟孟浩然入其幕府。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秋,张九龄上表拜请南归,还曲江(今广东韶关),孟浩然辞职荆州幕府,南游洞庭,写《洞庭湖寄阎九》、《湘中旅泊寄阎防》、《同曹三御史泛湖归越》等诗。还襄阳。在途经唐城县(宋鼎开元二十四年奏置)时,写《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诗。回襄阳未久,适逢王昌龄被贬岭南途经襄阳,写《送王昌龄之岭南》诗相送。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昌龄遇赦北返,在襄阳与孟浩然相聚一时,寻因“食鲜疾动”,病卒于襄阳涧南园故居,享年52岁。其墓在今襄樊市南郊凤凰山麓。

以上的简要勾勒,基本上凸现了孟浩然一生行踪的大致概况。通过这一概况,使我们可以准确获知,孟浩然自29岁离开襄阳南游湖湘始,便几乎是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且这种奔波直到他病卒襄阳的前一年才停止。这种频率极高的奔波或者说漫游,在有唐一代诗人的生活史上,只有李白可与之比肩。孟浩然之所以在他有限的人生旅程中进行如此频繁的奔波,其目的主要是在寻找各种入仕的机会,这从他由岳州至荆州先后两次写诗干谒张说,即可获得明证。此则表明,孟浩然并非如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们所言是一位“隐逸诗人”,而是受“盛唐气象”影响,有着强烈入仕思想且付之于行动的一位文学家。

而正是因为孟浩然有了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经历,才使得他

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一位山水田园诗人。

为了再现与放大孟浩然行踪的历史真实,本章特用五节的篇幅,重点对其生平中的“三入长安”、“由秦入蜀”、“三游湖湘”、“越剡之旅”、“空滞洛阳”等史况,进行了翔实而具体的考察。其中,既有对旧说的辨正,也不乏新说的提出,二者的互为关联,便构成了本章的基本特色。

第二节 三入长安

近年来,学术界随着对唐代诗人生平探索的逐渐展开与深入,不少研究者对孟浩然入京之时间、次数诸问题进行了有益讨论,而且大都认为孟浩然生平入京,并非如陈贻焮先生在《唐诗论丛·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中所说的只有一次。如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孟浩然行止考实》一文就认为,孟浩然曾有“两次长安之行”,第一次是开元十六年,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前者的主要证据为两《唐书·孟浩然传》,后者的主要证据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再如王达津《唐诗丛考·孟浩然生平续考》一文,则认为“孟浩然多次入京,其可考者为三次,第一次是开元七年(719),他三十岁后曾入京”;“第二次入京,似在开元十一年(723)癸亥到十三年(725)南下”;“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秋,到达可能是二十一年春”。

我们认为,陈贻焮先生的《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诚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所说“用力甚勤”,但因其发表较早的缘故,确对孟浩然入京之时间与次数没有弄清楚;谭、王等文,虽均发表于其后,且较陈文有所进步,但同样也存在着诸多没有弄清楚的地方。那么,孟浩然一生究竟入京几次呢?从对有关材料考察的结果表明:孟浩然一生入长安者凡三次,时间分别为开元十一年冬、开元十六年秋、开元二十年冬。兹作考述如下。

一、开元十一年的一入长安始末

要准确地弄清楚孟浩然的这一次入京概况,我以为关键应在于解决孟诗中“张丞相”之所指。据四部丛刊本《孟浩然诗集》可知(以下所引孟诗,全从此出,不另加注),孟诗中所涉及“张丞相”者凡八诗:《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和张丞相春朝对雪》、《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此据《文苑英华》)、《陪张丞相登嵩阳楼》、《荆门上张丞相》、《陪张丞相登荆州城楼因寄蓟州张使君及浪泊戍主刘家》、《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在这八首诗中,除《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外,馀者所写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等皆与古城荆州相关联。考旧新《唐书》,开元年间以张姓出为荆州长史者有二人,即张说与张九龄。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孟浩然行止考实》据此考证后认为,上述诸诗中之“张丞相”有六首是指张说。并说,此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对此也曾有记载:“考《唐书》张说尝谪岳州司马,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无论是六首还是五首,均说明了张说在开元十八年卒前与孟浩然过从甚笃。

考张说生平,睿宗景云二年擢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元年复为丞相,开元三年春贬岳州司马,开元六年夏迁荆州长史,翌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十一年由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十六年兼集贤学士,十七年复为尚书右丞,罢知政事,十八年冬卒。在张说上述的宦历中,其开元十一年由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是值得注意的。《旧唐书·玄宗纪》于是年内云:“春正月……兵部尚书张说兼中书令。……三月癸亥,张说正除中书令。”《新唐书·宰相表》中亦有相同记载:“开元十一年四月甲子,说为中书令。”

按照唐朝惯例,中书令是知政事的。《新唐书·百官志》二云:“中书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张说是时大

权在握,完全有条件在唐玄宗面前推荐孟浩然,而且据《旧唐书·张说传》可知,张说平生“喜延纳后进,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王化。”基于张说的喜拔后进及与孟浩然的交往,他在“正除中书令”后是应会在玄宗面前极力荐举孟浩然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请看《唐诗纪事》卷二三对此的记载:“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这则材料,当不为计有功所杜撰,因为它与孟浩然集中的《赴京途中遇雪》完全吻合:

迢递秦京道, 苍茫岁暮天。
穷阴连晦朔, 积雪满山川。
落雁迷沙渚, 饥鸟集野田。
客愁空伫立, 不见有人烟。

此诗是否为孟浩然写于开元十二年,或者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以及张说所卒之开元十八年呢? 结论是否定的。因为据两《唐书·玄宗纪》及《资治通鉴·唐纪》可知,上述七年中长安一带均无大雪记载,而《旧唐书·玄宗纪》在开元十一年内恰好记载了是年京秦一带下过一场大雪:“是月(十一月),自京师至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馀。”诗史互印,事实确凿。以前的研究者将此诗系于开元十六年,乃不知是年冬无雪而致误。

孟浩然此次晋京后,曾在长安待了一年有馀,即约在开元十二年的秋七月前后,乃由秦入蜀,对此,陶翰《送孟大入蜀序》(《文苑英华》卷七二〇)一文,乃有记载:“至广汉城西三千里,清江夤缘,两山如剑,中有微径,西入岷峨。”这段文字告知我们,孟浩然的入蜀之行,乃是从川北而南下,而孟浩然要由川北南下至“岷峨”即坐落在岷江边上的峨眉山,其始程地就只能是长安而非它处。^①

①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由秦入蜀》。

在由秦入蜀之前,孟浩然于长安还曾与友人袁瓏相会,适逢袁以太祝之衔出为“豫章”县尉,孟即写了《送袁太祝尉豫章》诗替其送行。诗云:

何幸遇休明, 观光来上京。
相逢武陵客, 独送豫章行。
随牒牵黄绶, 离群会墨卿。
江南佳丽地, 山水旧难名。

诗的前两句所指即为孟浩然谓其是次晋京,乃为应诏而至。以前的研究者大都将是诗系于孟浩然入京应试的开元十六年之后,实则乃误。这是因为,袁瓏所任县尉的“豫章”,其具体所指乃为赣县,盖因据《元和郡县图志》可知,赣县乃为“洪州豫章郡”的一属县。而时在永嘉乐城为县尉的袁瓏乡友张子容得知其南下尉是县后,乃写《永嘉即事寄赣县袁少府瓏》一诗寄袁,又可为其确证。另据本章第四节《三游湖湘》的考察,张子容离乐城入京的时间乃在开元十五年二月,则张子容在永嘉写是诗寄袁就必在此之前。如此,即可知孟浩然在长安以诗送袁瓏南下“尉豫章”,是非为他开元十六年的二次入京(详后)期间也就极为清楚。换言之,孟集中的《送袁太祝尉豫章》一诗,乃是孟浩然在开元十一年曾入京一次的又一有力佐证。^①

又,孟浩然集中的《题终南翠微寺》一诗有云:“缅怀赤城标,更忆临海峤。”诗中“赤城标”、“临海峤”,乃越剡名胜,孟浩然在翠微寺既“缅怀”又“更忆”,则此诗的作地在长安、此前孟浩然曾出游过吴越一次乃可论断。孟集中又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云:“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这四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孟袁交往》。